

悠悠一甲子，匆匆六十年 僑心依舊在，幾度西陽紅

發刊辭

李惠英



# 悠悠一甲子，匆匆六十年 僑心依舊在，幾度西陽紅

我曾於民國九十八年擔任本會第六屆理事長，倏忽之間，已整整過了十年，如今民國一〇七年復承各理事的抬愛再次選舉本人重作憑婦擔任第十屆理事長，深感榮幸，由衷感謝。我自知自己才疏學淺，資歷貧乏，人生歷練不足，貿然接下此項重責大任，內心惴惴，如履薄冰，確實有些不自量力，不知深淺。或謂至少是一種不能自己傳承上承下啟責任的使命感吧。正是由於這樣的緣故，願在人生舞臺落幕前，繼續發揮生命餘年之力，竭盡所能，努力承擔，「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滿天」，若能帶給本會一些助力，也就非常值得了。但願不致好心辦錯了事，辜負大家的一番美意，還需要大家的支持與鼓勵，共赴時艱，一起努力，才不致讓我們一番的努力成了無用的徒勞，猶如海浪淘沙，沒有留下一點痕跡。

民國四十七年，印尼發生慘烈的排華事件，先是一批僑領如：章勳義、郭緯君、吳慎機、童益我、李國樑、沈彩烈、邢頌文等返台定居，隨後更有因為不甘受印尼政府迫害而回到台灣定居的眾多僑胞，散居台灣各地，人如飄蓬，命運多舛。僑領們有鑒於此，本著：「發揚互助精神，聯絡歸僑感情，共謀歸僑福利，以服務歸僑和協助歸國升學僑生解決困難為目的」，爰於民國

四十八年秋成立了印尼歸僑聯誼會。

本會成立以後，在二十五年的歲月中，前後搬了十次會所，導致會務無法順利推展，理監事們時有不怕風雨當頭，只求不再搬遷之嘆。民國七十三年，本會理監事同人鑒及此，爰有籌款購置會所之議，成立了「印尼歸僑協會籌置會所委員會」，推舉鄒育庭



為主任委員，積極向海內外僑胞展開勸募工作，其時陳渭成亦為籌建委員之一，兩人齊赴印尼一次就募得九成建築資金。隨後於民國七十五年購置了今天這棟會所，總算有個屬於自己辦公的處所；工作起來情緒升溫，效能提高，無論是身軀或精神上均感受到有了家的歸屬與溫暖，感佩之餘，往後不怕風雨當頭，但願不再飄泊搬遷。至此第一個階段性艱巨任務已焉完成。半個世紀之後，回首來時路，走過多少荊棘滿途，歷經多少艱辛挫折，真是不堪回首話當年。

民國八十年在鄒育庭先生擔任第一、二屆理事長期間，會員人數約在五百人之譜，當時的會費是一年台幣八百元，單靠會費的收入尚能勉強維持會所的開支；民國八十一年陳渭成擔任理事長時會費調整為一千二百元，直到現在已過了三十多年歲月沒有再調整過。這期間的確有了明顯的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會員人數的急速減少，一般來說，歸僑的生活都較為貧困，終年辛勤節儉過日子。一個社團要維持運作和生存，就非得要有健全和充裕的財政不可，此項財源一般就靠收取會員的會費，或政府微薄津貼，又或社會熱心人士零星的捐助。

民國九十八年我擔任第六屆理事長時，會員人數已減為三百多人，十年後再度擔任第十屆理事長，根據移交下來的會員名冊統計，會員人數更只剩二百多人了。三十年來會員人數逐年減少的主要原因，無乃是一種自然現象：西風殘照，花果飄零，會員或年老多病，或往生作古，對會務逐漸冷漠疏離無心聞問，而這種自然現象會一直這樣持續下去。如此一來，協會的財政源頭活水不旺，若仍照收取會費，杯水車薪，難以挹注，這些境況立即就凸顯出一個不容迴避且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大難題。

此外，本會出版的定期刊物—《印尼僑聲》，當初發行的宗旨是：作為海內外僑胞的橋樑，聯繫歸僑情誼，加強會務報導，致力促進中印兩國間的合作關係，為歸僑發聲，向政府建言，爭取歸僑和僑生的權益等等。第一階段的《印尼僑聲》為月刊，復刊後的第二階段



改為雙月刊，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了175期；近年來也因為財源稿源俱缺，難以為繼，經本屆理監事會議決議：自第176期起改為季刊以為因應。

在台灣除了印尼歸僑協會外，還有越南、緬甸、高棉、寮國、韓國、香港、澳門等八個同樣性質的歸僑協會，其中越南歸僑人數僅次於印尼，因此他們也於一九八〇年創辦了一份《自由僑聲》月刊，據說也面臨了與本會同樣的困境，挽回不了順流而下每況愈下的態勢，不得已也已於去年（二〇一八）十月份停刊。

猶記十年前我擔任第六屆理事長時，恰逢本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這時鄒前理事長育庭先生雖然年歲已高，仍不辭勞累拄著柺杖到會所來關心垂詢會務，令人肅然起敬。當年《印尼歸僑協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之所以能夠出版，起心動念，緣於育庭先生的提議。記得那年年初，他殷切地囑咐我說：「明年是本會成立五十週年的會慶，除了要好好舉辦一場隆重熱烈的慶祝大會外，還要出版一本紀念特刊。五十周年是可遇而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機緣，我們一定要好好把握，把歸僑五十年來為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為爭取歸僑福利所作的努力，年經事緯有系統地紀錄，不管有沒有人要看，我們要做的是留下可靠的記錄，留一件是一件，留一點是一點，為時代作注腳，為後代子孫恢復一點歷史記憶。」語氣堅定，態度鄭重。又過了一個禮拜的一天上午，鄒理事長又來到會所，念茲在茲，三復斯言。辭出時，我送老人家到電梯門口，他輕聲細語地對我說，他個人先捐助三萬元台幣作為編印紀念特刊的印刷經費，但不必聲張，其餘的他也會請人捐助，要我不用顧慮放心去做好了。老人家對我如此諄諄提醒，殷殷叮嚀，心願之堅，念力之強，那是多麼沉重的託付與期待，令我非常感動，無從迴避，不敢推諉，豈敢不盡心竭力，全力以赴，以符老人家一番厚望和鄭重的囑託，這也是我對鄒前輩一直不能忘懷的記憶。

無奈造化弄人，第二天他就因腦溢血進了醫院，十天後就匆匆告別了人世，令人無限哀痛。當老人家的後事告一段落，其哲嗣鄒應廣先生來電話通知我：他們兄弟倆樂捐台幣二十萬元，作為完成父親出版《紀念特刊》遺願的印刷經費，孝思浩蕩，感人

無奈造化弄人，第二天他就因腦溢血進了醫院，十天後就匆匆告別了人世，令人無限哀痛。當老人家的後事告一段落，其哲嗣鄒應廣先生來電話通知我：他們兄弟倆樂捐台幣二十萬元，作為完成父親出版《紀念特刊》遺願的印刷經費，孝思浩蕩，感人



至深，由衷感激，更欣慶鄒公繼起有人。

綜其一生，鄒理事長一生懷抱著熱忱堅毅為歸僑服務的情操，扮演著許多重要的角色，各項措施都灌注了他畢生的心血，孜孜以求竭力完成目標的實現：服務鄉梓，輸財仗義，扶困濟貧，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無怨無悔，不為己甚，高風亮節，生命的風景散發著冬季陽光般的溫暖十步芳草的芳香，處處都有他不可磨滅的影響，給後輩樹立了一個可敬的典範，我們殷切期盼僑界能多一些像鄒理事長他們這樣的人。

今年欣逢本會成立第六十週年，悠悠一甲子，匆匆六十年，緬懷前輩創會的艱辛，剔勵後進，我們排除萬難籌措經費出版這本紀念特刊。我們以為紀念前人最有意義的方式，就是繼承他們的精神遺志，繼續完成他們未竟之志業，讓他們永遠活在後人的心中，精神長存，典範在夙昔。才有深遠的意義，抑且對後繼的接班者給予期許和惕勵。

歲月不居，光陰似流星般逝去，走的是永遠無可追回的歲月與人事的凋零，轉瞬間，如今我們這一代都已邁入垂暮之年，人生也到了尾聲；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時間」這種籌碼是越來越少，因此隨著年齡的漸長漸老，想要完成自己的志業已是不可能的了。

物換星移，世代流轉，歷史是一條長河而延續不斷的過程，起伏跌宕，由絢爛走向衰微；在這最艱難的關鍵時刻，考驗著我們這一輩的智慧，「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蔣經國語），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需求，與當初本會成立的宗旨已不可日而語了。既然如此，因應情勢，我們也必須跟隨時代的腳步與時俱進。當時代的潮流轉變了方向，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我們必需認清現實情勢，不能老在一個基本層面上徘徊。首先我們應把本會六十年來的歷史好好地回顧一番，對會章進行通盤認真探討修正，重新釐定一個方向，一個座標，突破困境，賡續接軌，振衰起敝，並肩承擔，一起相挺，繼續向前走，開創未來的願景，走出一條更寬廣的道路，為後代歸僑謀求更大的福祉；這是我們今後要深切探索的重要課題。我們相信，只要繼續努力，仍然可以絕處逢春，重新再出發。